

# 女性的牢笼: 论《兔子, 快跑》中的女性人物

舒 敏<sup>1, 2</sup>

(1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多产作家,《兔子, 快跑》是当代的代表作之一。从女性批评角度来看, 可发现该小说完全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本模式, 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中的厌女情绪的延续, 是男性社会价值观的体现, 作者创作意识中有着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

**关键词:** 约翰·厄普代克;《兔子, 快跑》;父权制

创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兔子, 快跑》堪称是一部解读美国当时社会风貌的佳作。兔子是笔下最自然最令人难忘的角色, 是美国文学史中的一个典型形象, 一个神话般的主人公。他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的历史文化, 评论家理查德·吉曼称它为“一部关于美国生活的奇异的寓言”、“一部小型史诗”。<sup>[1]</sup>

《兔子, 快跑》自出版以来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关注, 学界对此的批评也十分踊跃。文化研究与美学批评并重, 其中不乏对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分析, 如波斯威尔将兔子形容成“作为一个身处中道的中产阶级男性, 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力量, 即性爱与社会、神圣与世俗之间。”国内涉及该作品的研究大多也都把目光都集中在主人公“兔子”身上, 而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是研究的盲点。本文力图通过聚焦作品中三个女性形象彰显作者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 通过呈现女性的他者形象揭示在父权制横行的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 女性形象是如何被扭曲和变形的, 正如当代著名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说过:“从圣奥斯特丁到弗洛伊德, 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都是以男性为模特的。”<sup>[2]</sup>

## 一 “伟大”的母亲

母亲是生命之源, 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随着弗洛伊德理论的问世, 母爱的毁灭性作用也越来越为人所关注, 人们开始意识到母亲不仅是生命之源同时也是毁灭之根, 因此母亲既是伟大的也是罪恶的。在《兔子, 快跑》中厄普代克塑造的母亲的控制欲望过于强大, 将她们的孩子仅仅视为是服从的对象, 因此他们的母爱是畸形的, 是孩子们成长中的绊脚石, 这种母亲形象就来源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古代神话。

玛丽·安斯特朗是小说中主人公兔子的母亲, 她的强势足可以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兔子的影响看出。在《兔子, 快跑》中, 母亲玛丽是一位有着极高权威地位的领导者,

读者也不难发现兔子的父母经常为了争夺家庭中的最高领导权而争吵不休,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战争都是以玛丽的胜利, 父亲厄尔的失败而告终。厄尔趁玛丽去购物的时候, 修整了邻居家拒绝修剪的位于自己家和邻居家之间的那一条长杂草。当玛丽问及是谁所为时, 厄尔谎称是邻居自己动手修剪好的, 与此同时还朝兔子直眨眼, 这令兔子对父亲在家庭中的卑微的地位感到尤为震惊和羞愧。

母亲对传统父权制家庭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她试图改变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事实上, 我们也看出作者对这种家庭模式的改变持有否定态度, 在作者看来, 正是这种改变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酿成了兔子的悲剧。在兔子年轻时, 他时常目睹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在作者的笔下, 父亲厄尔是一位勤劳的印刷工人, 而母亲“她是个有心计、思想复杂的女人。”在母亲的控制下, 兔子时刻感受到有一种莫名的黑暗笼罩着他, 父亲的角色使他恐惧, 他害怕成为像父亲一样顺从的男人, 他想尽快逃脱母亲的掌控, 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为了摆脱母亲笼罩性的控制, 他企图利用婚姻来对抗, 事实上, 他所盼望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使他满意。原因主要是母亲对贾妮丝的态度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兔子。她并不喜欢且从来没有接受过她这个儿媳妇。因此, 在兔子眼里妻子贾妮丝也已不再漂亮, 而是一个贪婪和反应迟钝的女人。贾妮丝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玛丽毁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兔子对母亲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逃离, 逃离曾一度让他窒息的母亲, 另一方面他认为母亲才是他的避风港, 他无法战胜俄狄浦斯情结。就像作者在《兔子, 快跑》中描述的那样, 兔子害怕成熟。对他来说成长无异于死亡。在与牧师打高尔夫球时, 兔子把灌木林想象成他母亲, 这形象地揭示出兔子时刻都需要母亲的保护和关心, 在潜意识里,

\*收稿日期: 2009-02-27

作者简介: 舒 敏, 女, 湖北武汉人,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他还是希望自己是能够躲在母亲的保护伞下。

## 二 愚蠢的妻子

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她们合作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研究了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女,指出:在历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传统中,几乎所有的男性作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把妇女理想化为两个极端的形象:要么是美丽温柔的天使一天真无知、顺从忠实、委曲求全、牺牲自我。父权制要求天使的存在只是为了铺垫男人的故事,却不允许她们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我的价值;要么是风骚凶狠的妖女不择手段地诱惑男人,吸取他们的能量直到置他们于死地。妖女是一切灾难的祸根。在创作妖女的过程中,男性作家明显地流露出了对女性的恐慌。然而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眼睛里,所谓“妖女”根本是指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妇女,她们拒绝充当父权制为她们规定好的温柔顺从的角色,反抗男性统治,并试图取代男人的位置,这是男人们惧怕女人的真正原因,她们的结局也总是悲惨的。在以《女性的职业》为题的演讲里,沃尔夫把男性眼里的女性称之为“屋子里的天使”:“要有同情心,要温柔妩媚,会作假,善于使用女性的各种小手段。”<sup>[3]</sup>在父权制社会里,传统女性角色一统天下,弗洛伊德吹捧的“女性气质”大行其道。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向她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女性角色就是为人妻母,上大学的目的是为嫁一个医生或律师,然后住到郊区相夫教子。在小说《兔子,快跑》中,厄普代克塑造了一个愚蠢的,依赖性极强的,没有责任心的妻子贾尼丝的形象,妻子的形象完全是根据作者的愿望和想象塑造的,甚至在《兔子,快跑》四部曲中男主人公的妻子自始至终保持着这一特点。

上中学时兔子是一个篮球明星,在篮球场上他纵横驰骋,从容自如,受人尊敬,而她(贾尼丝)只不过是“个娇小,长相平平,脸蛋黑乎乎的贾尼丝·斯普林格”。在小说的开篇,一个50年代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门厅的灯满是灰尘,怀孕的妻子行动笨拙,每天只是看无聊的电视和对喝酒感兴趣。屋子里乱七八糟,没人收拾。正如作者厄普代克描述的那样,“屋子里他身后的一切,简直是杂乱无章——装鸡尾酒的杯子满是污垢;一堆废报纸歪歪斜斜地,一碰就会滑下来;孩子的玩具到处都是,有的已破破烂烂堆在一起,这儿一条玩具娃娃的腿,那儿一张折皱的报纸,上面还粘着早餐盒上剪下来的图案;这一切如同一张收拢的网,粘在他的背上”。

贾尼丝的呆板单调,糟蹋不堪的生活正是她沉闷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与刚重温中学时代的辉煌,精神焕发的兔子比起来,她显然笨拙迟钝,她还具有厄普代克笔下女人最显著的特性——愚蠢。贾尼丝在兔子的眼中已不再漂亮,而是一个贪婪和有点反应迟钝的女人。兔子在和这样的“现代的家庭主妇”说俏皮话时,而她却听不懂,弄得兔子更是哭笑不得。此时的哈里掉入了绝望的谷底,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当鲁丝告诉兔子托赛罗的女朋友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傻”

时,他却说“我老婆和她一模一样”。

在《兔子,快跑》中,由于长期的父权统治,对男性有着习惯性的妥协,妻子过多的依赖男人导致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已经出轨的丈夫。他们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用兔子的话说这实属“二流水平”,但他们双方都似乎要尽力维系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兔子一次次的逃跑又一次次的归来,一方面是由于兔子急需一个像贾尼丝这样愚昧的妻子来证明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妻子的软弱和宽容。当妻子分娩时,兔子离开情人鲁丝回到她身边,面对出轨的丈夫,她选择了宽恕。婚姻对于她而言,就是她的全部。作为一名不能自食其力的妻子,她只能倚靠丈夫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贾尼丝就是20世纪50年代千千万万关门在家打发无聊日子的家庭主妇的代表,作为50年代的家庭主妇,读者在小说中不可能指望她会得到解脱亦或得到什么有趣的工作,更不可能指望她也会一跑了之。读者不难发现当社会将其定位于家庭生活范围时,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女性在社会上像男人那样拥有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权利。由于社会性别歧视的文化意识,她们除了做妻子和母亲的生理职能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可以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

## 三 淫荡的情人

厄普代克笔下的鲁丝虽然在性角色中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甚至是完美的存在。两性通过性关系能达到完美的互补与结合,但男人永远是主导者和支配者,女人若有任何主动或独立自主的倾向便是颠倒了角色,是注定要被厌恶和在婚姻情爱中失败的。在克洛代尔那里女性和男性都被降格为有限存在,因为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超越者。女性与上帝更亲密,男人通过女人“达到上帝”。“妇女落到了道具的地位,除了对他表现温柔、周到和体贴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作用”。<sup>[4]</sup>在西方文化史上,由于长期父权文化的影响,对女人的偏见由来已久,女人即是邪恶的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在希腊神话中,女人以肉体、语言、歌声、美食和舒适的住处诱惑英雄,或者使之死亡,或者使其忘记使命,以静止的生活方式代替漂流和历险,这表现了享乐本能与死亡、与女人密切相关的道德意义。女人是美丽的,享乐是诱人的,但短暂的享乐只能招致永久的死亡。于是,女人与享乐结合为一体,女人就是享乐,既美丽又危险”。<sup>[5]</sup>在《兔子,跑吧》中,鲁丝就是一个外表并不美丽但却具有魅力的妓女。兔子在她那里可以找到精神慰藉,探索生命的意义。

鲁丝是兔子的第一个情人。当他第一次离开贾尼丝,通过他以前的篮球教练托塞罗的介绍,认识了鲁丝——一名业余妓女。在兔子眼里,她可谓是一个完美的伴侣。外表并不美丽的她却具有几分女人的风韵。“她的大腿把裙子的前摆撑得鼓鼓的……”“她的头发嘛,她的头发乍一看呈暗黄色或深棕色,实际上有多种颜色,就像狗毛一样。”虽然她是一名妓女,在他眼里却美丽圣洁,是一个完美情人。她清楚他永远只爱顺从她的女人,包括顺从他对责任的逃避。当兔子与她发生关系前,兔子让她卸下粉黛,鲁丝毫无条件地顺从了

他。

兔子抛弃妻子和鲁丝同居这并不是意味着他爱鲁丝。在性爱中他有一种控制和驾驭的成就感。性爱使他获得久违了的胜利感,带给他的是转瞬即逝但却灵光显现的超验感受。在鲁丝身上,兔子又发现了自我,又变得自由与完美。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这类女人她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安抚男人,抚慰男人在现代物质社会压迫下的空虚和无聊是证明男性主人公存在的介质,在男性视角中,这些女性被迫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和受害者。对这类女性的塑造反映了厄普代克对女性的歧视和男性至上思想。

20世纪 50年代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根深蒂固的旧生活方式正在动摇,享乐主义盛行,人们的行为既无目的,又无意义,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厄普代克的这部小说正是企图描述“一种美国人普遍感受到的困境”。主人公兔子和几名女性形象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她)们试图去寻找些什么,但在寻找的同时似乎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挣脱的网中。无论是母亲,妻子,情人,还是妹妹等等这些女性形象都远离了女性存在的真实本质,男性是此者,女性是他者,男性是超越,女性是内在恒定性。事实上,他们所描绘的女性形象并非女性的真实存在而是作者

的主观臆造。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女性形象在男作家笔下只是一种“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sup>[6]</sup>

参考文献:

[1] Richard Gilman “An Image of Precarious Life”, in John Updik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s [M]. David Thobom and Howard Eilan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79: 15- 16

[2]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98

[3] 朱 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43

[4]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233

[5]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诊释[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6]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57

(责任编辑:卫 华)

(上接第 78 页)

世事的关注,同时也反思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感觉到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他的一切,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当他一个人抱病在山沟里劳动时,看到善良纯朴的孙玉厚主动为他帮工时,不由地想起当年他们两人一同为地主打工扛活的时候如兄弟般的感情,20多年来产生的距离与隔阂,在这个时候,完全消失,新的时代把他已经板结的心灵复苏起来。田福堂尽管对于权力仍有迷恋,但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最终自觉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最后也被社会同化,进城当起包工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孙少安投资修建的“双水小学”竣工大会上,田福堂像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带着超然与善意的微笑,同双水村的新一届领导人历史性地坐在一起,这正说明了田福堂的人生命运在经过历史风暴的冲击之后从心理上 and 思想上接受了社会的变革。

孙玉亭是田福堂的政治家命运的补充与深化,他是一个“左倾”思想最忠实的信徒,是一位最坚定,最激进的农村“左倾”政治家。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使他那激进的口头革命陷入了精神危机,“失去了亲爱的集体,就像没有娘的孩子”,他感到了孤独与迷惘,他向往那轰轰烈烈的大集体场面,他眷恋人们对他投来的敬畏的目光。在村民把全

部精力转向发财致富的时候,唯有孙玉亭还依然抱着高昂的“左倾”政治热情。在新的生产制度改革到来之时,他没有抓住时代给他的机遇,反而成为新制度发展的绊脚石。在时代的变革中,他最终得到的是精神上的失落、孤独、痛苦和物质上的贫穷。

在《平凡的世界》塑造的四类农民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改革对农民命运的深刻影响,《平凡的世界》作为变革时代农民命运变迁的艺术写真,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魅力。

参考文献:

[1] 张 瑛.论路遥作品中的三个男性青年形象[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99- 104

[2] 郑万鹏.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191.

(责任编辑:黄声波)